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二

起乙亥宋帝景祐元年凡五年  
盡已卯宋帝景祐二年

帝景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春正月葬永紹陵○以

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以呂師夔參贊都督

府軍事師夔不受命以江州叛降元初師夔提舉

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

制召為刑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事任中流調遣師夔

不受命與真孫降元伯頰以師夔知江州時知壽昌軍  
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闔知德安府來興  
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  
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頰伯頰怒曰吾奉天子命與

仁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元中書左丞劉整死于無**

**為軍**

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整為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

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頰不

可。曰：吾受詔特綴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

帥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

曰：首帥東我。使我成功後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

遂發憤死於城下。知安慶府范文虎叛降元。文虎遣

無為城下。饌如江州。迎元軍。且請伯頰速來欲降。未幾復遣人言

行樞密院臨城招諭。衆心不從。願俟丞相伯頰乃使阿

術以舟師先遣文虎以城降。通判夏椅仰藥死。伯頰繼至。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賈似道出

師次于蕪湖。二月夏貴引兵會之。似道畏劉整

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

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軸艫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

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于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

韓震為殿帥。總禁兵。至安吉州。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

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遂由

新安池口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

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以汪立信為

**江淮招討使募兵禦元**

賈似道至江上。以立信為

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即日

道。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

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拊立信背曰：不

用公言。以至于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

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

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

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賈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

似道復請和于元伯顏不許。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俾曾安撫。且以荔子。

黃柑遺伯顏。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木謂伯顏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

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伯顏乃令囊加歹來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

以黃萬石為江西制置使。囊加歹歸報。京亦還。

○元陷池州。權守趙卯發死之。池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

判趙卯發攝州事。卯發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元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

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為守。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

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

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

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元

主封其子那木罕為北平王。以安童行省院事。

于北鄙。元太宗長孫曰海都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

守而安童總。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天澤

省院之政。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

語不及他。元主聞計。震悼。贈太尉。謚忠武。追封鎮陽王。

語不及他。元主聞計。震悼。贈太尉。謚忠武。追封鎮陽王。

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壽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云。孫虎臣夏貴之師潰。

于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盡陷江淮州軍。賈似道以

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忌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鬪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棧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

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遠過其妻所乘舟。眾見之。譁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眾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舻簸蕩。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持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為之赤。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罵之者。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元陷饒州。知州事唐平和州。無為軍。俱相繼降元。元略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震故相江萬里死之。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

萬道同陰使所部欽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贖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既而元軍執其弟知南劔州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事聞積贈震華文閣待制謚忠介萬里太傅益國公諡文忠行

### 宮留守趙潛棄建康而逃

潛盡取行宮金帛棄城而遁

賈似道  
太后不許殿帥韓震復以爲請詔下公卿雜議王煥請堅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

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闕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

歎異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勤王詔至贛天祥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

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

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芾性剛直忤賈

似道賤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以陳宜中知樞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密院事曾淵子同知院事文及翁簽書院事倪

普同簽書院事○遣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

元主復使經弟行樞密院都事庸等來問經所在詔遣

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勅尚醫近侍迎勞

至燕卒諡文忠經為人尚氣節為學務有用及被留撰

續後漢書及易春秋外傳諸書從者皆通于學書佐苟

宗道後亦至賈似道有罪免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

國子祭酒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

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

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

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

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右丞相章鑑遁

令率其租戶為兵放還諸竄請人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

鑑聞元兵日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

迫託故徑去

于軍

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

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

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按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

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

告伯顏請殺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

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元博羅

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

權入漣海州

博羅權軍下邳取清河三月陳宜中

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

或言震謀劫帝遷都陳宜

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開而

出射火箭入官斫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

元伯顏入建康

建康都統徐旺榮迎伯顏入城居

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朮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權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知廣德軍令孤槃以城降元。詔諭元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好息兵。○以王爚陳冝中為左右丞。

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爚與冝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

于京。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官為督。給一兵付教場教

閱。削章鑑官。放歸田里。鑑既去。太皇太后遣使召還。罷相。予祠。韓震之死。鑑明其

無他。為御史王應龍所劾。前一官放歸田里。復吳潛向鑑居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為滿朝歡。

士壁官。貶竄賈似道黨人有差。御史陳過潘文卿請竄賈似道并治

其黨與。詔刺配翁應龍於吉陽軍。罷廖瑩中。王庭。劉良貴。陳伯大。董樸等官。元軍入常州。知

州趙與鑑遁。州人王良臣等以城降元。知平江府。潛說友叛降元。○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分道出兵以拒

元。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有二星

闔于中天。一星隕。○趣五郡鎮撫使呂文福將

兵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江州。○臨安戒嚴。曾

淵子文及翁倪普等棄位而遁。詔戒禁之。元兵既近

既近



臨安戒嚴。於是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  
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  
從陳堅何夢桂曾晞顏等數十人皆道朝中為之蕭然  
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事倪普諷臺劾已章  
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  
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  
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  
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  
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  
自諉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  
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官並轉二  
資。其負國棄子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 元使禮部尚書廉希賢等來至獨松關守將張

濡殺之。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

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  
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  
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  
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  
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  
伯顏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  
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元阿里海涯入岳州。  
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鄂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  
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里海涯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  
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涯分道擊之。世傑敗走。  
力屈乃降。阿里海涯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  
城降元。沙市城監鎮司馬夢以陳合同簽書樞密院  
求死之。夢求光五世孫也。

### 事○夏四月元阿里海涯寇江陵朱禩孫高達

以城降荆南州軍皆陷

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

達遂怨望至是阿里海涯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里海涯入城命禩孫移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峽鄂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阿里海涯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涯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斯得簽書樞密達參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

院事○以福王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開府紹

興有司議建藩屏以彊王室詔以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元阿朮

寇真揚州李庭芝遣守將苗再成姜才帥兵禦

之敗績

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

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朮攻真州苗再成與趙孟錦帥兵大戰于老鸛嘴敗績阿朮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朮陽退才逐之阿朮反戰至揚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回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喑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朮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死者甚衆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進薄揚州南門加李庭芝參

知政事○五月劉師勇復常州○賜婺州處士

何基王柏贈諡基少師事黃幹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基悚惕受命遂

得聞淵源之懿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薦于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柏年三十始知為學之源捐去俗學勇

於求道從基游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以質實堅苦自勵凡六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書皆有著述至是詔諡

基曰文定贈以張珏為四川制置副使籍呂文煥

陳奕范文虎家○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

元時知慶遠府仇子真淮東兵馬幹轄阮克已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

監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書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

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六月朔日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食既晝晦如夜○成都安撫使咎萬壽以嘉定

諸城叛降元元召汪良臣入朝命行四川樞密院事曰成都被兵久須卿安集之良臣進攻

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龜九頂

紫雲諸城降元元以萬壽僉西川行樞密院事以王爚平章軍國重事陳

宜中留夢炎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

路軍馬王爚與陳宜中不協會夢炎自湖南入朝爚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后曰二相

毋藉此求閑也乃以爚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夢炎並相爚即日就民居以丞相府讓

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加李庭芝知樞密下之譏因辭去遣使遮留乃還

院事○秋七月。張世傑與元阿朮戰焦山下。世

傑敗績奔圖山。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

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朮登石公

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健卒善毅者千人。載以巨

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

焚。煙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弘範

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阿朮弘

範追之。獲白鶴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

世傑請濟。放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似道既免。三

師不報。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

劾。且言為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

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

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

紹興守臣開城不納。王爚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

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

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

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眾為露布逐之。復詔徒

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

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

示以必死。元阿朮登石公

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健卒善毅者千人。載以巨

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

焚。煙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弘範

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阿朮弘

範追之。獲白鶴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

世傑請濟。放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似道既免。三

師不報。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

劾。且言為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

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

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

紹興守臣開城不納。王爚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

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

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

院事○秋七月。張世傑與元阿朮戰焦山下。世

傑敗績奔圖山。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

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朮登石公

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健卒善毅者千人。載以巨

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

焚。煙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弘範

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阿朮弘

範追之。獲白鶴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

世傑請濟。放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似道既免。三

師不報。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

劾。且言為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

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

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

紹興守臣開城不納。王爚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

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

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

行秋。日中。令昇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斤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

復皮龍榮官。○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燾。為醴泉觀使。召宜中于温州。

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燾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為。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于焦山。燾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筭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既而京學生劉九臯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其略以為趙潛趙與鑒皆棄城遁。宜中

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今孤懸潛詔。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而為之羽翼。又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賈似道喪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于一似道也。初宜中事多專決。不關白。燾或謂京學之論實燾嫉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太后乃下九臯等臨安檄。而手詔曰。給舍之奏。謂燾與宜中必難久處。兼燾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燾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歲卒。燾清脩剛勁。不阿權勢。及為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元軍圍重慶。府督萬壽既降。兩川郡縣多送款。獨張珏固守。元以

伯顏為右丞相。阿朮為左丞相。

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

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

南。阿里海涯取湖南萬戶。宋都解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西。

加夏貴樞密副使。

兩淮宣撫大使。貴不奉詔。

詔貴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召李

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還揚州。庭芝亦不行。

以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

事。○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

天祥

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

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于揚州。責長沙取鄂

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

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元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命知平江府。

以廉希憲行省事于江陵。

阿里海涯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

主命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里海涯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錄舊官。禁剽奪。興學墾田。民情大安。由是思播田揚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

臣自殺。○冬十月。詔張世傑劉師勇總出戍兵。

○以留夢炎陳宜中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都

督諸路軍馬

宜中在温州被召。以親老力辭。太后自為書遣其母揚氏使諭之。宜中乃

赴元阿里海涯圍潭州。李芾力戰禦之。

李芾至潭。元游

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為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

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籍。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

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監押官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

似道舟次南劍州。黠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候有詔即死。十月至漳州。木綿

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館。即廁上拉其胸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

于元阿木圍揚州。李庭芝力戰禦之。阿木攻揚。久而無功。乃築

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滿道。而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遂議深入。陳合免。廖瑩

中家貧。元伯顏渡江。分兵東下。伯顏分軍為三道。阿

自建康出廣德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相威帥左軍。出江並海。取道江陰。趨溲浦華亭。以范文虎為前鋒。伯

顏及阿塔海將中軍趨常州。以呂文天祥遣兵救常。文煥為前鋒。水陸並進。期會臨安。

州不克。常州告急。天祥使尹玉。麻士龍。張全。朱華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先死。玉戰五牧。前後殺傷數

千人。復收殘卒五百。與北兵相持。少手殺數十人。遂死。麾下無一人降者。全華不戰而遁。十一月。

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鑄同簽書院事。○

元將阿刺罕陷廣德軍。四安鎮。召文天祥入衛。阿

軍破銀樹東壩。戍將趙淮死之。遂陷廣德軍。四安鎮。陳  
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為兵。號武定  
軍。召文天祥于平江。淮。葵之子也。  
元將宋都解李恒等陷江西州軍。

都統密佑逆戰于撫州死之。  
宋都解與李恒等長驅  
所至莫當其鋒。隆興轉

運判官劉槃以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  
時黃萬石開閩州治。聞兵至奔建昌。都統密佑率眾逆  
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聞者乎。佑曰。聞者也。麾其  
兵突進。元軍圍之數重。佑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率  
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解曰。壯  
士也。欲降之。不屈。又命劉槃。呂師夔以金符遺之。佑不  
受。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  
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  
進取建昌萬石。走入閩。  
元伯顏陷常州屠其民。知州事姚

崇言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死之。  
伯顏至常州會兵  
圍城。姚崇言陳炤。劉

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  
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巨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  
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杖。日夜  
攻不息。城中甚急。而崇言等守志益堅。伯顏乃叱帳前諸  
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崇言死之。炤與安節猶巷  
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  
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  
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崇言希得之子。安節。堅  
之子。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知信州。  
初枋得

江東西州郡守將皆呂氏部曲。故爭降附。自以與呂師  
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任。乞分沿江諸屯  
兵。以師夔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  
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為沿江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



不及而反。遂改知信州。追封故濟王。懿為鎮王。中書舍人王應麟請為濟王立

後乃詔贈太師尚書令進封鎮王。諡昭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元軍破獨松關守

將張濡遁。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世傑議以為

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

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濡既遁。後為廉希賢之子所殺。元董文炳入江陰軍

○左丞相留夢炎遁。○十二月。詔許賈似道歸

葬返其田廬。○以吳堅簽書樞密院事。○遣工

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伯顏不許。陳宜中當國。遭時多

難不能措一策。惟事多變。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及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

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脩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曰。嗣君

幼冲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

與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加歹

偕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

密院事。○追封呂文德為和義郡王。朝議以呂文煥為元

鄉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德子元伯顏入平江。平江師孟為兵部侍郎。觀成和議。

判王桀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使呂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

兵入復遣柳岳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

衛中因柳岳還復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及呂師孟等同

囊加歹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勅呂文

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于平江伯顏不許耳中

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

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裒然為以文天祥簽書

之岳等至高郵松家莊為松篴所殺

樞密院事○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

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之帳前元軍略

江西立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

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先牌書不盡

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

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立乃陳上生擒合死之

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二年五月以後至元十三年春正月元阿里海涯

破潭州湖南鎮撫大使知州事李希死之湖南

州軍皆陷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

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希罵曰國家

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

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

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人曰此何時行此迂

闕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爾既畢禮

與其家人自焚希命酒酌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

乃徧刃之。帝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頽。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擲全道。桂陽武岡皆降于元。寶慶通判會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帝端明殿學士。諡忠節。

陳文龍黃鏞遁。○以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常楫參知政事。日午宣麻。慈元諸關兵皆潰。知嘉

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隆絕不通。乃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淳率眾城守。夜就焚舍。俾上不歸。既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之。閉閣自經。元兵

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守者少怠。赴水死。遣監察御史劉昌奉表稱

臣于元。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

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出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

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且約伯顏會長安鎮

以輸。常楫遁。以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士林亦遁。○進封吉王。是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

王。判泉州。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

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

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揚淑妃弟亮節。俞克容弟如召留夢炎不至。以為江東西湖

瑋提舉二王府事。

南北宣撫大使○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宜中

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

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

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為請顧欺我邪脫箝珥投

之地遂閉閣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

卒失於奏爾元伯顏軍阜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

以降右丞相陳宜中夜遁伯顏至長安鎮陳宜中

進次阜亭山阿刺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

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眾背城一

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

降伯顏受之遣使召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歹奉璽

表赴上都應奎既行是夜張世傑劉師勇各以

宜中遁歸于温州之清澳

所部兵入于海世傑師勇及蘇劉義以不戰而降遂

卞彪說世傑降世傑以彪來從已俱南也推牛享之酒

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大怒斷彪舌磔之于巾子山師勇

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為憂憤縱酒卒

吳堅支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

祥遣堅還揚應奎還言伯顏欲執政而議太后乃以

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吳堅偕往天

祥辭不拜遂行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

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

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

純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為解顧天

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

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

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

駙馬都尉楊

我共之令忙古台竣都館伴羈縻之

駙馬都尉楊

駙馬都尉楊

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揚淑妃秀王與擇從行以家鉉

翁簽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簽書院事○元呂

師夔寇江東謝枋得迎戰敗績枋得與元戰于安仁矢盡而敗遂奔

建寧山中妻子皆被執二月日中有黑子元伯顏遣人入臨

安封府庫收圖籍符印伯顏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

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

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肯

鵬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

命可也乃止伯顏進屯湖州市復令呂文煥及范文虎

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入內上表謝而出有曰茲街

勅罷官府及侍衛軍以賈餘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劉昂

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

請使如元謝堂逃歸餘慶兇於殘忍岳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歸由是

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元人以文天祥北去伯顏嘗引

兵堂納賂于北而遁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

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浙

江潮三日不至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元伯顏

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執楊鎮還臨安二

王遂走温州

伯顏聞二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遣范文虎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即還曰

我將就死于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遂同

走温州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集軍洪福死之

阿木屯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兒俾駐和州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伯顏曰願毋廢國力攻奪邊城

若行都歸附邊城馬往至是舉所部納款于元元以貴為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集

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援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

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福子大淵諱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為戮福此曰以一命報宋朝

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間者流涕 元人索宮

女內侍及諸樂官

官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三月元伯顏入臨

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

伯顏自湖

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勝部分諸將時福王亦

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阿塔海等入

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

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斂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衷然三學生等

皆行太學生徐應德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 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

遂浮海如温州

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蒨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

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關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

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

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秦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

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

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

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

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

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

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

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

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

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

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

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

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

名為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

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衆走

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濟金應以去濟應以所懷金

與卒得逸二樵者以蕡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嵇聳迎

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

温州以元以阿刺罕董文炳行省事于臨安顏伯

求二王北還承制留阿刺罕董文炳經略閩浙以忙兀台鎮浙

西峻都鎮浙東會江西都元帥宋都解言宋二王在閩  
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塔出移軍與李恒呂師  
夔會阿刺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  
宜中等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  
開府福州起兵興復  
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  
温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

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爲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爲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爲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爲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爲不可。豈敢輒棄戍哉。元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德慶封州併兵戍梧州。亦爲格所沮。格天澤之子也。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不

克。帝北行至瓜洲。庭芝與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夏五月朔。益王即位于福州。遙上帝尊號。

尊度宗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同聽政。改元景炎。遙上帝尊

號爲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升福州爲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爲垂拱殿。便廳爲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進封廣王爲衛王。○以陳

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



直學士院蘇劉義主管殿前司○召李庭芝為

右丞相姜才為保康軍承宣使○詔江西制置

使趙潛招諭使吳浚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

趙潛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浚為江西招諭使鄒淵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傳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兵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文天

祥至自温州以為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

天祥至行

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

決于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

呂武招豪傑于江淮劉黼卒○元主忽必烈廢

杜詳募兵于温州

德祐帝為瀛國公

初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

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宗社遂赴上都見元主于大安殿降封帝瀛國公凡家貲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嘗召宋降將

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使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元以伯顏

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同知樞密院事伯顏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

戶六千罷直學士院陸秀夫陳宜中以秀夫久在為食邑

續通鑑綱目三

三

衢州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留夢炎降

時衢

州皆復起兵董文炳謂峻都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

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峻都連戰三月復陷

州衢守備甚嚴峻都率總管高興等

鼓譟先登拔其城故相留夢炎降

六月元軍入廣

州廣東經略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阿

里海涯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

即位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擢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于

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入廣州諸降

將皆授以官俊

獨不受被殺

吳浚等將兵復南豐諸縣遇元軍

俱敗走

浚聚兵于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二縣翟

經略江西

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

沈濯乃命天祥開

府南劍州取江西

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

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于元庭芝才

死之淮東盡陷

臨安既陷阿木以太皇太后手詔諭

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

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

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

芝詔曰此詔卿納欵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

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高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

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阿木乃遣兵守高郵寶應

以絕其餉道博羅權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

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幕客或勸為計庭芝曰吾

惟一死而已阿木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

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陣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

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阿木使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木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木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木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木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木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木八月元軍入真州。乃皆殺之。揚民間者莫不泣下。

苗再成死之

揚州既破。元兵攻真益急。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元兵見孟錦衆少。遂

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中死焉。城遂陷。再成不屈死。元主召阿木入朝。賜泰興戶二千為食邑。秀王

與擇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擇乃還。

時楊亮節居中

秉權。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擇有劉更生之忠。曹

王皋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諧者益急。卒遣之。以王積翁為福建招捕使。

積翁兼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副張世傑遣兵會吳使黃恮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

浚擊元李恒于堯零。敗績。

張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浚合兵十萬。期必復

建昌。與李恒戰。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以太皇

久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昇其牀以出。九月元軍侍衛七十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 分道寇閩廣

阿刺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都以舟師出明州。塔出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兵

出江東莞民熊飛起兵會趙潛復韶廣州

熊飛為元

人守潮惠。聞趙潛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遁。飛遂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

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潛遂入廣州。

元阿里海涯圍靜江都統

### 馬堅力戰禦之

知邕州馬堅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

涯取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

堅。堅退保靜江。阿里海涯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不鮮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籍。訖無降意。

### 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

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

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元呂師夔等將兵度

### 梅嶺遂入韶州熊飛死之

趙潛使飛及曾逢龍禦元軍于南雄。逢龍敗死。

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

十一月元阿刺罕

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擇等逆戰于瑞安。敗績

### 死之

與擇與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瑒。察訪使林温。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

李珣。知瑞安府。元軍入建寧府。邵武軍。陳宜中。方洪。俱以城降。元軍入建寧府。邵武軍。陳宜中。

### 張世傑奉帝航海

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揚太妃等登舟。時軍

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王積翁叛降。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元先是積翁棄南劍州。走行都。遣人納款于元。至帝。元軍侵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

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十二月。

壽庚以泉州叛降元。帝舟泊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

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

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貨。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且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壽庚遂與知泉

州田真子趙潛棄廣州遁。制置副使元入興化軍。以城降元。

知軍事陳文龍死之。文龍剛中既降。遣使至興化軍。文龍斬之。而發民固守。阿刺

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

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張珏復瀘

涪州。遂敗元軍于重慶。元東西川守將合兵萬人。圍重慶。肆于標掠。軍政不

一。故久無功。而城中益得自守。張珏雖領重慶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以抗元軍。且遣師復瀘涪二州。及圍兵

以不和而潰。珏乃得入。元阿里海涯破靜江坑其城。遣將四出。元軍屢敗。

民馬堅死之。廣西州郡皆陷。阿里海涯為書許。堅為

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堅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阿

里海涯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壩以涸其隍。城遂破。堅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堅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阿

里海涯悉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而死。

帝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于元。帝駐于惠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

元軍請降。唆都命其子偕宙赴燕。元軍分道入兩川。合丹、關

里吉思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州。不花、李德輝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都給軍食。

端宗皇帝景炎二年。春正月，文天祥移

屯漳州。汀守黃去疾及吳浚降元。元軍破汀關，天

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

州。時趙孟滌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降元。

元命道士張宗演領江南道教。漢天師演道靈應

冲和真人。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二月，元軍入廣州，遂陷廣東諸

郡。○文天祥誅吳浚。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說天

軍引還，留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

時北方有警，元主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元以西僧楊璉

真加總攝江南釋教。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三月，文天祥

復梅州。○元將李雄殺潛說友。○陳瓚起兵復

興化軍。瓚，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五月，張世傑復潮州。○文天祥

引兵自梅州出江西

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

淮人張德興

傳高起兵復黃州壽昌軍殺元將鄭鼎

德興與淮西野

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傳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

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軍。

汝就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于樊口。戰敗。溺死。

六月。文天祥

敗元軍于雩都。秋。七月。使趙時賞等分道復吉

贛諸縣。遂圍贛州。○元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

那木罕及安童以叛。元主使伯顏討平之。

元諸王昔里吉

劫北平王于阿力麻里之地。械繫右丞相安童脅諸王以叛。使通好於海都。海都弗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元

主命伯顏率軍往禦之。伯顏與其眾遇于斡魯懽河。張夾水而陣。相持彌日。俟其懈。掩擊破之。昔里吉走死。

世傑會師討蒲壽庚于泉州。傳檄諸路。遂復邵

武軍

世傑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畬軍皆會。兵

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元王

積翁殺淮兵于福安府

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積翁。所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為積翁所

殺。八月。元李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天祥兵潰

走循州。諸將鞏信趙時賞等皆死之。

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

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  
 瀾聚兵數萬于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瀾兵先潰。恒追  
 天祥至方石嶺。及之。輩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  
 衆。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  
 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院。  
 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為誰。時賞曰。我姓  
 文。衆以為天祥禽之。恒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  
 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澣鄰。瀾乘騎逸去。至循州  
 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  
 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  
 何為。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  
 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于燕。二子  
 死于道。

九月。帝遷潮州之淺灣。○元將塔出等引

兵入大庾嶺。元主詔塔出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卒入嶺。忙兀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

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張世傑攻泉州不克。元復陷邵武軍。

遂入福州。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會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于

唆都。至是唆都來援。世傑遂解圍還淺灣。元劉深言王積翁嘗通書于張世傑。積翁亦上言。兵力單弱。若不暫

從。恐為閩郡生靈之患。元主原其罪。元復陷黃州。壽昌軍。張德興傳

高死之。元遣昂吉兒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殺德興。執其三子以去。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殺之。

冬十月。朔。日食。○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踈略。揚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披



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者。元唆都破興化軍。屠其民。陳瓚死。

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

其民。血流有聲。十一月。元塔出會兵陷廣州。初。塔出令唆都

會于廣之富場。唆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

臣馬發竭力拒守。唆都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

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制置使張元將劉深襲淺灣。帝

鎮孫以城降。塔出遂夷廣州城。元將劉深襲淺灣。帝

奔井澳。深攻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十二月。帝有疾。

帝至井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救。遂得驚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元劉深襲井澳。

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帝復入海。至七里

中請先往。論意。度元伐緬。初。元遣使徵緬朝貢。不從。

事不可為。遂不返。元遣兵伐之。降其省。遣兵伐之。降其

若三百餘而還。三年。五月。帝崩。祥興元。春正月。元降封福王與芮

為平原郡公。元軍入重慶。張珏死之。西川州

縣皆陷。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為書

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珏不答。不花至城下。管浮屠造

梯衝將攻之。珏悉東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

督戰益急。珏與也速解兒戰。扶桑堪。元軍從後合擊之。

戊寅

卷之三

三

經死。涪州守將王明城陷，不屈被殺。紹元定武官承

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元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

總把百戶老死。二月，元唆都陷潮州，屠其民。塔出

者不襲著為令。馬發城守益備，唆都塞塹填濠，造雲梯，奮

死之。唆都元以許衡領太史院事。元承用金大明曆，

屠其民。元以許衡領太史院事。歲久寢疏，元主欲

鑑正之。乃命王恂及楊恭懿、郭守敬測驗改正，而以張

文謙、張易、董之恂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

衡總之。遂命衡三月，元以唆都等行省事于福州。

倪宙至燕，元主召塔出等北還，議二王事宜。文天祥收

乃留唆都、蒲壽庚行省事。鎮撫瀕海諸郡。

兵復出麗江浦。天祥以弟壁及母在惠州，乃趨之。都

統凌震復廣州。帝遷碇洲。曾淵子至自雷

州，以為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淵子起兵據雷州。

兵攻之。淵子奔夏。四月，帝崩。衛王即位。帝崩年十一。

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

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

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眾共立衛王。年八歲矣。

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龍拏空而上。既入宮，雲陰不

見。改元祥興。升碇洲為翔龍縣。上帝廟號曰端宗。太妃

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行都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

至。時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

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

勸五月。張世傑攻雷州不克。世傑使張應科王用

戰不利。用因降元。應科收兵復戰。敗死。世傑悉眾圍城。城中絕糧。士以草為食。元史格潛欽。廉高化。諸州糧以

給之。世傑引還。六月。帝遷新會之崖山。時六軍所泊。居雷化

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

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及軍屋千餘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為祥興府。時官民

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元以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仗。至十月始罷。

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將兵入閩廣。弘範言張

世傑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從

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塔出留後供軍費。秋七月。湖南

制置使張烈良等起兵應崖山。與元阿里海涯

戰。敗死之。海南州縣皆陷。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崖山。雷瓊全。永

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眾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涯往討。獲隆十二。斬之。烈

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為元軍所襲。皆戰死。阿里海涯略地海外。遣人招瓊州。安撫趙與珞降。與珞

不聽。率兵拒于白沙口。未幾。州人執與珞以降。阿里海涯裂殺之。由是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蕃羅甸

諸蠻皆附于元。元汰江南冗官。阿合馬奏立江西樵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

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斌言江南宮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合馬溺于私愛。以任其不肖子抹

速忽且阿合馬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為平章而子若姪或為參政或為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元主命罷黜之然終不以為阿合馬罪既而淮西宣慰使昂吉兒入朝亦以官冗為書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權茶營田八月有星隕

于廣南有星墮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加文烈為五既墜地殷如鳴鼓一時頃止

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兵敗

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適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九月葬

端宗皇帝于厓山陵號冬閏十一月凌震棄

廣州遁○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嶺天祥

屯潮陽鄒鳳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眾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剄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偽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十二月元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

西僧楊璉真加發紹興諸陵楊璉真加利宋贛官

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諸陵骨雜牛馬枯路為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珏獨痛憤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為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故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

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殯。象如珏言。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帝昺祥興二年**

元至元十六年

**春正月元張弘範襲**

**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

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知帝

所在。乃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蓋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焚。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

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合州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命恒守厓山北。合州守將王立以城降元。東川州縣皆沒。元東川行院。院恥功不

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守將王立計風與東川有深怨。懼誅。乃使使間行至成都。請降於李德輝。德輝單舸濟江。至合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二月。張置其吏。合人德之。於是東川州縣皆沒于元。

世傑與元張弘範戰于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

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

死。宋亡。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厓山。潮

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

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

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

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

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

帝同溺。後官諸臣從死者甚眾。餘舟尚八百。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

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妃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

一。凶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彊之還廣東。乃回舟。南恩之海陵山。散

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桅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

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

將函其骨。葬潮居里。蘇劉義出海洋為其下所殺。史臣曰。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

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彊。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馴致於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

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與既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雖無救於亡。

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  
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夏四月元西僧八思巴死

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  
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秋  
九

慧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  
西天佛子大元帝師秋九  
月元詔太子參決朝政  
事皆先啓後奏  
冬十月文

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  
雁山之破張弘範等置  
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

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  
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

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  
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

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  
之既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

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過者乎天  
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

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  
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

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  
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

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  
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語塞意

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  
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於

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  
官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為解

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  
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

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  
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

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  
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

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  
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十二月元增置宿衛  
領於四怯薛以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  
溫四族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言分番宿衛也年勞  
既久即擢為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盛雖極一日歸至  
內庭則執事如故其後怯薛增至四千八百而累朝幹  
耳朶怯薛尤多國  
之大費每糜於此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二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三

起庚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盡  
甲午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 凡十五年

元世祖文武皇帝至元十七年春正月詔覈阿

里海涯所俘戶口放為民  
時阿里海涯下荆南江  
西廣西海南之地得州

凡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行臺御史言其俘獲三  
萬餘人悉役為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詔行臺御史  
大夫相威檢覈之悉放為民既而御史中丞崔彥亦言  
其總制兵民子弟親黨分列要路威權太盛宜罷其職  
并轉徙其黨勿令  
久據荆湖不聽 都元帥張弘範卒 諡獻 二月

帝如上都○遣使窮河源  
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  
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

庚辰



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轆。近五七里。匯為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闌也。里米三河。其流寔大。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闊即。及闊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陝西運使郭琮等殺安西王相趙炳。詔逮琮等。誅之。初安西王既薨。召炳入見。因言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不法。帝怒。遣使偕炳往案其罪。至則琮

等矯世子阿難答旨。收炳及妻子。囚之崆峒山。炳子仁榮訴之。詔即遣使馳往脫炳。且械琮黨偕來。琮留使者。先遣人毒炳於獄中。帝聞之。大怒。琮至。親鞫之。伏辜。命仁榮手刃琮。及叔雲于市。籍其家畀之。仁榮曰。不共戴天之人。所有何忍受之。帝稱善。別賜鈔二萬緡。為治喪具。秋七月。以郝禎耿仁為左丞。阿合馬貪橫益肆。援引二人驟升同列。交為蒙蔽。掇斂日急。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言者。八月。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衡以疾乞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翰林學士承旨姚樞卒。諡文獻。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以阿刺罕為右丞相。復大發兵。

擊日本

初帝屢遣使往通日本。不納。乃命鳳州經略使忻都伐之。無功而還。復遣禮部侍郎杜世

忠等使其國。亦不報。且執世忠等殺之。至是命阿剌罕為右丞相。范文虎、洪茶丘等為右丞。李庭、張拔都參知

政事。並行中書省事。率師十萬以往。時高麗王睹來朝。願益兵併擊之。加睹行省右丞相。十一月。

行授時曆

郭守敬等以為金雖改曆。止因劉宋之曆。微加增益。未嘗測驗於天。況冬至者曆之

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汴宋舊儀。今多不協。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等。創造儀像圭表。為器凡十有三。復遣監

候官十四人。分道測驗。凡二十七所。徧參曆法。酌取中數。成新曆上之。言自漢以後。曆法經七十改。創法者十

三家。今所考正者凡七事。所創法者五事。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

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平章政事廉希憲卒。曆上。賜名曰授時。頒之天下。

希憲自江陵以疾召還。太子遣使問之。希憲曰。臣病無足憂。所憂者大姦誤國。羣小附之。病之大者也。大德間

贈太師恒陽王。諡文正。伯顏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為名言。十二月殺

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左丞崔斌。

斌既發。阿合馬姦蠹海內。稱快。未幾斌遷江

淮行省錢穀。誣搆斌與阿里伯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擅

易命官八百餘員。命都事劉正等往按獄。弗具。復遣參

政張澍等雜治之。竟寘斌等于死。斌有文學。達政術。副

阿里海涯。取荆湖廣海。屢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昭文館大學士竇默卒。默

止之。不及。天下冤之。人樂易。平居未嘗出一言。方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

卿及李俊民。又曰。如實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漳州而為一。可謂全人矣。累贈太師。封魏國公。謚文正。漳州

民陳桂龍兵起。命福建都元帥完者都等擊走

之。桂龍及其兄子陳弔眼。有眾數萬。屯高安。若據之。命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尤猖獗。

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軍威大振。華驚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為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為險。

人莫敢進。與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退。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焚薪焚柵。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

十八年春二月。皇后弘吉刺氏崩。於事機。國敏達

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

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

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廷。召后視之。后

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全氏至京。

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益厚待之。遣皇太子行邊。復以

佐之。帝諭太子曰。伯顏有文。三月。許衡卒。衡病革。家

武才。汝母以常人遇之也。人祠先。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于祖考。起奠。獻如儀。既撤而

卒。年七十三。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

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謚文正。虞集曰。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帝如上

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啓之。帝如上都。秋七月。阿剌罕卒于軍。八月。諸將棄師於

海島而還

阿刺罕既卒。詔以左丞相阿塔海代之。未至。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敗舟。

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棄士卒十餘萬于島。眾推張百戶者為帥。方伐木作舟為歸計。日本覘知之。率眾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不殺。括江南戶口稅。時京兆而奴之。未幾得還者財三人。馬猶以為未實。欲覈之。上察其非而止。閏月。帝還課自一萬九千。已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

大都。冬十月。焚毀道書。

帝方信桑門之惑。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

言惟道德經為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偽撰。詔悉焚之。

十二月。以甕瓦吉刺帶為

右丞相。阿合馬為左丞相。

十九年。春二月。遣諸王相答吾兒擊緬。初。納刺

壬午

上都。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

著因人心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觴張九思皆宿衛官中。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官。易不察。遽以兵往。觴問果何為。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健德門。夜二鼓。至東官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禎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於是觴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博敦持挺擊立馬者墜地。眾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

緬還。言熟其國形勢。可擊。遂以太上為右丞。也罕。帝如

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即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為亂者。獲高和尚于高粱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著為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憚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乎。夏四月。雍瓦吉刺帶罷。以和禮霍孫為右丞。

相和禮霍孫入相。皇太子謂之曰。阿合馬已死。汝任中之。故自時庶務更新。陳桂龍來降。初桂龍既遁。陳弔省部用人。多所推薦。餘若未下。高興等擊斬之。桂龍遂率其黨來降。詔戮阿合馬屍。遂

### 窮治其黨

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

之誠是也。命發塚剖其棺戮屍於通玄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得擯藏二人皮。問之。其妾云。每呪詛時。置神坐于上。又以帛二幅。畫甲騎圍守。帷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狀涉不軌。遂并誅其子忽辛等四人。尋令中書悉罷黜其黨與。凡汰其官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屍。以張雄飛為參知政事。初阿合馬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嗾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為也。阿合馬怒。出為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恐其子忽辛為江淮右丞。不為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死。召拜參知政事。忽辛被逮。敕廷臣雜問。忽辛歷指

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  
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六月。

朔日食。○命峻都將兵擊占城。不克。引還。初朝

占城既附。遣峻都就其國立省撫治之。王子補的負固  
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執之。帝怒。命峻都討之。明年  
正月。破其城。王子遁入山谷。後遣其臣寶脫禿花陽求  
歸附。以款師。復潛殺所執使臣皇甫傑等百餘人。峻都  
等久之方覺其詐。乃遣兵攻之。轉戰至木城下。阻隘不  
可進。賊兵旁截歸路。軍殊死戰。得出。峻都等遂引還。

秋七月朔日食。○八月帝還大都。○九月俱藍

國入貢。海外諸蕃惟俱藍尤遠。自泉州至其境約十  
萬里。招討使楊庭璧三往招之。遂遣使貢寶

及黑。遣使括雲南金。定其賦稅。詔諸路歲舉儒  
用金為則。

吏各一人。中書省掾史有關。選樞密院御史臺六部  
令史轉用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

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必冬十月復以耶律鑄為左  
通吏事。吏必知經史者。

丞相。○以宋衍聖公孔洙為國子祭酒。提舉浙

東學校。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  
玠寓衢州。帝既平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孫

寓衢者。乃其宗子。召洙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  
違禁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遂命為國子祭酒。兼提舉

浙東學校。十二月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時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  
稱宋主。有眾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  
燒策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  
撤策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為天祥。

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曰。天祥為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白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天祥為人豐下。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云。○初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行其志。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

者亡家沈族而不悔。雖人心嚮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宋德祐亡矣。文天祥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為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以扎散為平章政事。○徵處士劉因為右贊

### 善大夫尋辭歸

因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

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

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不忽木薦之。詔徵之。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詔御史臺得自選

其屬

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彧請參取蒙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止由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

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紀綱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復可望矣。此始海運

元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瀛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為富家傭。殺其主。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為防海民義。伯顏平宋時遣

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解言海運為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

二十年春正月立弘吉刺氏為皇后

時帝春秋高。后頗預

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事焉。初弘吉刺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為后。遂與約曰。弘吉刺氏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故元世諸后多其族焉。詔停燕南河北山

東租賦

御史臺臣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察

者。今何以堪。詔令有司權停勿徵。時刑部尚書崔彧亦言。自阿合馬進用貪吏。河南北諸郡人不聊生。江南既



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者十八九數年之間  
亡失十五六萬餘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  
之至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量免科役蠲除積欠給  
還事產郡縣長吏滿替以戶口增耗為黜陟其徙江南  
不還者與土著之人一例差徭庶幾流亡自歸田野日  
闢詔下廷臣議行之河北流民渡河南就食者朝廷遣  
使止之按察副使程思廉曰河南河北皆吾民也縱其  
渡河全活甚眾三月帝如上都

### ○廣州兵起討平之

廣州民林桂方等擁眾萬餘稱羅平國改元延康官軍擒

斬之餘復命高麗王曠及阿塔海發兵擊日本

帝憤日本襲殺島中軍命高麗王曠及阿塔海領征東  
行省左丞相率師往擊之詔各路拘集水手及造船五  
百餘艘民不勝厭苦中丞崔或言江南相繼盜起皆緣  
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止之即吉見

亦以為言夏四月罷採民間女子初有詔採民女  
皆不從入內有司黃緣

為害耶律鑄請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庶不大擾至是復因崔或言罷之六月增給官

吏俸初詔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  
名不敘百貫以上者死崔或言今百官月俸不

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  
所增俸鈔惟賦之於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

抵罪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詔四川行省擊平溪洞

蠻平之思播以南施黔鼎潭辰沅之界九溪十八洞  
蠻獠叛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參政曲里

吉思宣慰使李忽蘭吉等鑿山開道分兵並進諸蠻伏  
險以拒然眾寡不敵多就擒戮其酋長率眾來降詔分

其地郡縣之冬十月帝還大都○耶律鑄有罪免○

建寧路總管黃華叛討殺之

華聚眾十萬稱宋祥興年號破崇安浦城

諸縣復攻建寧史弼等引兵急擊之華敗走自焚餘黨悉潰○時象山縣民尤宗等亦聚眾萬餘抄掠海上尋就哈刺帶招降之海道以寧十一月相荅吾兒等擊緬破之西

南夷十二部俱降

諸王相荅吾兒及右丞太卜等分道攻緬江頭城破之遂遣使招諭

其王不應以建都太公城乃其巢穴復進軍拔之初金齒諸夷欲降制於緬不能達既克二城遂俱來降

二十一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時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

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上納之遂止下輕刑之詔

二月遷

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

時荆湖閩廣之間兵興無寧歲有言

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繫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還尋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遣王積

翁使日本未至舟人殺之

帝以其俗尚佛遣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

人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三月帝如上都○秋七月詔鎮南

王脫歡假道安南擊占城

帝怒占城叛服不常詔封子脫歡為鎮南王與

左丞李恒往會唆都兵進擊之復以安南通謀占城命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八月

帝還大都○九月京師地震○冬十一月和禮

霍孫張雄飛等罷復以安童為右丞相盧世榮

爲右丞。史樞爲左丞。撒的迷失廉希恕並參知

政事

初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權茶運使。以罪廢。阿合馬死。朝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者。

總制院使桑哥薦世榮才能富國。召問稱旨。命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右丞相和禮霍孫等皆以議不合罷去。復以安童爲右丞相。以世榮爲右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初安童與北安王被海都拘之。十年始得還。有譖其嘗受海都官爵者。帝怒。斷事官石天麟亦自海都部中還。奏曰。海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敵比。安童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帝怒方解。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嘗召見便殿。語之曰。聞卿貧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於家。及其罷政。阿合馬之黨遂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

辯乎。尋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詔盧世榮行鈔法。下御史中丞

崔或吏罷之

世榮既入中書。卽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

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丞家邪。將取之民邪。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卽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或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或吏。欲致之。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至元初。丞相史法尋罷之。王鶚等屢請帝以科舉取士。詔令中書議定程式。未及施行。至是和禮霍孫與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爲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

心為學矣。帝可其奏。會十二月。脫歡軍次安南。陳和禮霍孫罷。事遂止。

日烜分兵拒之。脫歡軍次安南。安南王陳日烜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拒守。

境上。宋太皇太后謝氏卒於燕。

二十二年。春正月。罷江南行御史臺。尋復之。盧

崇奏罷江南行御史臺。及改諸路按察司為提刑轉運司。兼理錢穀。未幾。御史臺臣言。行臺不可輒罷。且按察

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帝以為疑。安童曰。江南盜賊屢起。行臺鎮遏之功居多。不可罷。但與行者並治杭州。

差覺僻遠。宜徙江州。以阿必失合為平章政事。○

二月。立規措所。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之。不取於民。可增三百萬。

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又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

弊已久。宜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

其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

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榷酤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籍糧餽。

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

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為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

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為阿合馬。所

用。今悉以為污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帝如上都。○立真定等

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

世榮請於真定濟南太原

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以宣德王好禮並為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復以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

甕吉刺帶為左丞相○夏五月脫歡兵擊陳日

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唆都

李恒戰死

脫歡屢移書日烜欲假道竟不納益脩兵船為迎敵計脫歡乘間縛棧為橋渡富良

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穆率其屬來降然交兵雖敗而勢益盛適盛夏霖潦軍中疾作死傷者眾而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恒中毒矢至思明卒唆都軍與脫歡相去二百

餘里脫歡軍還唆都猶未知之

秋八月帝還大

都○冬十一月盧世榮伏誅

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

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賊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格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於是朝中震懾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為江西權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命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為動為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親鞫之一款服遂命誅之剖其肉以食鷹獾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

降。安能歲取贏乎。桑哥素主十二月。太子真金卒。

世榮者。聞太子言。不敢採之。太子初從姚樞。實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

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

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輒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

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

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

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卻

之。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母讀蒙古

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略

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

紗。為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

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

詹事孔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

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

聞之。懼。臺臣寢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即古。阿

散等請收百司吏業。鈎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

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鮮矣。遂語御史

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

邪。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

舉。實動搖人心耳。太子益憂。以哈刺哈孫為大宗

懼。不自安。尋卒。年四十三。

正哈刺哈孫由掌宿衛。拜太宗正。用法平允。時欲以江

南獄隸宗正。哈刺哈孫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

去數千里。欲遙制其刑。集僧四萬作資戒會。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罷征日本。大舉兵伐安南。

不果行。先是立征東行省。命阿塔海。洪茶丘等。再擊

期。以是年三月。以友而發。八月。會於合浦。有司徵斂。大

為奸利。吏部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

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蠭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殪大將。況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邪。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專事安南。命阿里海涯等。大徵各省兵。仍遣鎮南王脫歡。將之以行。以安南王弟陳益稷效順來歸。封為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宣復言曰。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乃復議大舉。聞者恐懼。且交廣炎蒸之區。今約七月集諸路兵於靜江。病死者必眾矣。況湖廣密邇。漢峒寇盜常多。大兵一出。萬一奸頑乘間生變。何以應之。時湖廣宣慰司亦上言。乞罷交趾兵。以甦民窮。詔從之。命還軍各省。居益稷於鄂。二月。禁漢人持兵器。○罷贛江南學田。浙行

省理算錢穀甚急。贛所在學田。輸其直於官。利用監臣徹里使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才。安可

贛邪。遂奏罷之。三月。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

先是文海為集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參用之。至是。遂詔文海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道。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帝如上都。○

夏。四月。遣湖廣右丞要東木鈞考荆湖錢穀。六

月。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獄。時遣要東木鈞考荆湖錢穀。中書擬以為

平章政事。及脫脫忽參知政事。帝曰。要東木鈞小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算之官。足矣。脫脫忽人奴之奴。今史宣使才也。讀卿所進擬。令人恥之。而湖廣行省左丞相阿里海牙入朝。言要東木鈞在鄂。置無贓賄之迹。臣亦請鈞

考之。遂遣天祥偕往。天祥既至鄂州。即劾要東木貪暴不法諸事。時桑哥與要東木連姻。相倚為奸。摘天祥疏中語。誣以不道。遣使究問。欲殺之。行臺御史申屠致遠累章辨其無罪。猶繫於獄。歲餘方釋之。阿里海牙亦尋卒。省臣言向阿里海牙與要東木互請鈎考。今雖已死。而事之是非宜暴白。帝曰。此事自要東木所發。宜從其言行之。既而要東木遂籍師。秋七月。免左丞相甕吉阿里海牙家貲。歸之京師。

**刺帶平章政事阿必失合**  
總制院使桑哥膽巴國師弟子也。為人狡黠豪

橫。好言財利。帝深喜之。遂有大任之意。嘗命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童郭佑楊居寬等。並仍前職。甕吉刺帶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銓定省院**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

**臺部官屬**  
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童曰。中

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裁減。安童曰。此聞聖意。欲倚近侍為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置洪澤芍陂屯田**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

兩淮兵革之餘。荆榛蔽野。宣慰使昂吉兒言。可立屯田以給軍餉。時以用兵日本。未即行。未幾。今千人往其地試之。果大獲。遂以兵二萬**九月海外諸番入貢**外屯之。歲得米數十萬斛。

諸番白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白急闌。亦解。曰。蘇木都刺等。凡十國。因楊庭壁屢奉詔招之。遂俱入貢。**冬十月。帝還大都。○河決**

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役民二十餘萬塞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復詔脫歡督諸軍擊安南屢

戰敗之陳日烜棄城走時復詔脫歡督右丞程鵬

安南與楫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戰二月以

麥術督丁為平章政事初麥術督丁為右丞以與

其行已廉潔起佐安童治閏月復置尚書省以桑

哥鐵木兒並為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為右丞

葉李左丞馬紹參知政事麥術督丁言自制日

效今仍分兩省為宜詔從之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

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為祭酒初太宗設總

逮至元初乃以許衡為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纒十

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

司業耶律有尚屢以為言始立國子監設江南各路

儒學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

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

鈔鈔考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

士帝如上都○三月行至元鈔桑哥以交鈔及中

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

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宋宗室趙

孟頫初膺薦入見詔命與議適刑曹欲擬贓罪滿至元

鈔二百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為本虛實

相權。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後二十年。至元鈔必復如中統矣。若計鈔抵法。疑於太重。或以孟頫年。必來自南方。意頗不平。其言詰之曰。今朝廷用鈔。故犯法者以鈔計贓。汝以為非。欲沮格。至元鈔邪。孟頫曰。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謂至元鈔終無虛時。寧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夏四月。諸王乃顏反。五月。帝自將其人。漸而止。

### 討平之。秋八月。還上都。

先是有告乃顏反者。帝遣伯顏往覘虛實。乃顏謀執

之。伯顏覺得脫歸。時西北諸王聞乃顏反。多從之者。帝以為憂。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

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既而乃顏之黨金家奴。塔不歹。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床坐。鐵哥進酒。塔不歹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炮。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主昔帖木兒冬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秋八月。帝還上都。冬

### 十月朔日食。○檢覈中書錢穀。殺參知政事郭

佑。楊居寬。十一月。以桑哥為尚書右丞相。阿魯

渾薩里平章政事。葉李為右丞。馬紹為左丞。初

哥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參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辯。以為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桑哥怒。命左右拳其頰。遂與佑皆引服。事聞。帝命丞相安童共議之。曰。此曹狡獪。毋令他日得以脅問誣伏為詞。由是佑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寬之。時有江寧縣達魯花赤吳德者。憤言尚書今日鈞考中書。不遺餘力。他日復為中書鈞考。汝獨不死邪。或以告桑哥。亟捕德殺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省臣所不能者。桑哥舉能行之。宜以為丞相。遂授桑哥尚書右丞相。進李右丞。

### 左丞相阿木卒

時受命西征。至哈刺霍州卒。追封河南王。

二十五年春正月。帝畋于近郊。○二月。毀宋故

### 宮為佛寺

從桑哥及楊璉真加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為寺。復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為

淳屠基。杭州府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天大雨雪。有司督民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行省參政董文用曰。非

時役民。民不堪矣。

### 三月。帝還宮。遂如上都

故事。車駕如上

都。樞密院臣俱從行。歲留一人領院事。漢人不得與焉。至是以屬判官鄭制宜。制宜遜辭。帝曰。汝豈漢人比邪。

制宜。鄭

### 脫歡引軍還。陳日烜邀擊敗之。尋遣使

### 來謝罪

脫歡復遣兵追日烜於海。不知所之。右丞相阿八赤曰。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之敝而乘

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救師。諸將信

其說。久之不降。擁眾據海口。阿八赤率眾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遂謀引還。日

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女兒關。渴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畏瘡。以戰。樊楫

阿八赤皆死。前軍昔都兒奮勇乘之。交人小却。脫歡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代。已罪。帝以脫歡無功而還。命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焉。

### 夏四月。徵宋江西招諭使

### 知信州謝枋得辭不至

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

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其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辯論兀數千百言。卒江南兵起。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眾萬餘。相繼

而起。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相忙兀帶。行樞密院副使月的迷失。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既而福建按察使王惲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踐。甚非一視同仁之意。况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之變。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可也。御史大夫月呂魯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帝曰。月的迷失。屢以捷聞。忙兀帶已往。卿毋以為慮也。

### 詔皇孫鐵木耳行邊

乃顏餘黨火魯火孫及哈丹等。高攻掠邊郡。揮土土哈戰敗。火魯火孫札兀魯反。還至哈刺溫山。夜渡貴烈河。復擊敗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

### 五月。河決汴梁

太康通許杞三縣陳秋。九月。帝

還大都○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

時江浙行省丞相忙

兀帶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宣日遣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違失臺臣皆陰求自解惟宣屹不為動忙兀帶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繫其子于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遣使置獄行省鞠治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宣不勝憤遂自剄于舟中始宣將行以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視宣死視其書云觸怒大臣誣搆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辨訟屈膝為容於怨家之前身為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徇國為恨耳嗚呼天乎實鑒此心宣忠義節操置徵為世所重聞者莫不悼惜之延祐中賜諡忠憲

理司及十月遣使鈎考諸路錢穀

初桑哥摘委六部鈎考百

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筭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十月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要東木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既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鈎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遣瀛國公趙彞學佛于吐番○十一月皆不允

立桑哥輔政碑

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讒佞之徒方且諷請立石為桑哥頌德帝曰民

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碑十二月以董文成樹之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

用為御史中丞

文用入為中丞。首舉胡祗通。王惲。雷膺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瑛。魏初為

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時桑哥當國。貴戚見之皆屏息。遜避。文用獨不附之。桑哥使人諷文用頌已功。不荅。

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矣。亦不荅。會朔方軍興。而徵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

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

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桑哥愈恨之。日撫拾臺事。譖於帝。言文用憍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

職也。何罪之有。尋遷為大司農。

丑巳

二十六年春正月地震。開會通河

從壽張縣尹韓仲暉

等言也。起須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橋

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二月帝如上都。以中書右丞

相伯顏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林

和林統有漠北諸路。置知院自

伯顏始以伯荅兒為中書平章政事。三月朔日

食。夏四月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

得至燕。不屈死之

初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為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

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

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王莽篡漢。龔勝餓死。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

之北行。枋得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

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因殆。四月朔。

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屨穿。人有嘗德之者。賙以金帛。辭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犯者林不江南民挾弓矢籍以。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為兵五月。以忻都為尚書左丞。何榮祖參知政事。

張天祐為中書參知政事。六月。海都寇邊。秋

七月。帝自將討之。海都兵至和林。宣慰使怯伯反應之。劉哈刺八都魯乘間脫歸。初海

都至杭海。晉王甘麻刺率眾與戰。失利被圍。土土哈引勁卒陷陣。翼王出。及帝親征至此邊。謂土土哈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木河之水。以紀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冬十月。禁百官受

饋酒食者籍其家貲之半。閏月。帝還大都。

十二月。詔括馬。先是令百官市馬助邊。猶不足用。復括天下馬充之。其品官所乘者。限數

外悉令以白絜矩為尚書省舍人。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絜矩言。

宋宗室居江南者。百姓敬之不衰。久之非便。宜悉遷於京師。桑哥以聞。擢為尚書省舍人。遣詣江南發兼并戶。偕宋宗室至京師。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

帝幸大聖壽萬安寺。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誦之。仍給所費。歲為例。

二十七年。夏。四月。帝如上都。○河北十七郡蝗

○秋。八月。朔。日食。○地大震。九月。赦天下。武平尤甚。

地陷。黑沙水涌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歷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駐驛龍虎臺。遣阿魯渾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桑哥。莫敢指切時政。時桑哥遣忻都王巨濟等。理筭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魯渾薩里入奏于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儻以失陷歸咎尚書。豈不為丞相深累邪。桑哥悟。遂赦天下。帝還大都。○冬。十一月。增置萬戶府。民賴稍蘇。

分戍江南

江淮行省言。湖東地極險惡。賊所巢穴。初伯顏等於各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

而為多寡。後為忙古解。更易其法。今宜復還三萬戶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宜置萬戶府七。杭

州。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復安童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仍領宿衛。是歲天下戶口之

數。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

與大水。江南民流者四十五萬餘。而山澤溪洞之民不

馬。凡發粟五十八萬賑之。

二十八年。春。正月。桑哥及阿魯渾薩里葉卒。以

罪免。天下以桑哥鈎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桑



哥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爲上所親信。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敗遼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卽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辨駁之。桑哥辭屈。帝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帥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渾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貲。帝問桑哥爲政如此。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顧言不用耳。葉李與桑哥同事。一無所匡正。亦坐免。久之。得以疾請南還。揚州學正李

滄上言。葉李本一黠徒。方受上簡知。卽以舉桑哥爲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鈎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宜斬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朕素以葉李剛介。寧有是邪。命召滄詣京師。置二對。滄至而李已卒。遂擢滄江陰路教授。以旌其直。

### 月罷徵理司

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鈎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鈎考錢穀。自中統至

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之。

### 以完澤爲尚書右丞相不

### 忽木平章政事

初桑哥欲殺楊居寬。郭佑。刑部尚書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謂其

妻曰。他日籍我家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久之復起爲翰林學士承旨。

至是帝欲用為相。謂之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不忽木曰：朝廷勲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完澤可。嚮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完澤尚書右丞相。帝如上都。○三月。陪桑哥輔政。碑初帝命翰林學士間復撰文。夏五月。逮西僧楊璉真加下獄。尋釋之。楊璉真加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擄取金寶珠玉無算。私庇平民。之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土田稱是。及受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坐侵盜官物。遣使逮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田畝。臺省諸臣皆言宜誅之。復徵劉因以謝天下。帝不聽。命釋之。給還其所籍。

### 為集賢學士辭不至

因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

歟。遂不彊致之。

### 下桑哥獄逮其黨要東木誅之

崔或言。桑哥當

國四年。中外百官。鮮有不以賄而得者。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除名為民。從之。湖廣平章政事要東木者。桑哥妻黨也。尤為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貲。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桑哥獄。復繫要東木。還湖廣誅之。初。要東木因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拷掠瘦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東木悉掩有之。使至永州。判官烏古孫澤宛曲。以利害曉之。卒無所擾。既見鉤考日急。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行省。要東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直

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繫之。罷尚書省。命右丞欲置于死。至是因桑哥敗始得釋。

**相完澤等並入中書** ○頒行至元新格 元初未有法守

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世業吏。而榮祖尤所通習。初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

輯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秋七月。桑哥伏誅** ○八月。平

**陽地震** 壞民居萬八百餘人。壓死百五十人。 **九月。以咱喜魯丁為**

**平章政事** ○遣使招諭瑠求 瑠求在閩海之東。地小而險。漢唐以來。不

通中國。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兵往伐之。既而閩人吳志斗自言熟知海道。宜先招諭之。不從。然後用兵。未晚。

乃以祥充宣撫使。阮鑑兵部員外郎。志斗禮部員外郎。性招諭之。明年。祥等不至而還。志斗卒于行。初志斗嘗

斥祥誕妄要功。人疑為祥所殺。詔福建行省按問。會赦不竟其事。 **冬十月。以雪雪的**

**斤為平章政事** ○遣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

**徵其王入朝** 脫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日烜死。子日燁襲位。不忽木曰。彼山

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禮部尚書張立道嘗

使安南有功。復使 **十二月。蠲瀛國公田租** 宣政院

往徵其王入朝。 **詔議科取之法** 臣言。宋

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為僧尼。有地。詔議科取之法。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中書省臣言。江南在宋時。徭役為名七十有餘。一切未徵。今諸王歲賜。官吏俸祿多不給。宜命江南如宋時諸名征賦。盡輸之。至是因何榮祖言。召各省任錢穀之臣。至京師。雜議科取之法。

二十九年春正月朔日食免朝開通惠河以郭

守敬領都水監事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

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牖以時蓄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

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牖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甃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

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舻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亂者令復業江南福建諸路連歲盜起居民多入山谷自保時羣盜皆以次就平江西左丞詔江南避

高興言乞招諭復業詔從之二月以亦黑迷失史弼高興並為

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將兵擊爪哇初右丞孟洪使爪哇爪哇

黥其面使還帝怒命亦黑迷失及史弼等將兵三萬伐之時爪哇國王為鄰境葛郎國所殺其婿土罕必閣耶

迎弼求拔弼等遂并取葛郎國王以歸既而土罕必閣耶復叛弼等力戰却之得還死者三千餘人有司計其

俘獲貨貝直五十餘萬帝以其亡失太多及治其縱土罕必閣耶之罪弼與亦黑迷失沒家貲三之一唯與以

不與議三月誅桑哥黨納速刺丁等初桑哥既敗納速刺

得免丁滅里忻都王巨濟等俱逮下獄至是御史臺言其黨比桑哥恣為不法理筭江南錢穀極其酷虐民嫁妻賣

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禍最慘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莫不思食其肉今三人既已伏辜乞誅之以

謝天下帝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之不麥木督丁罷忽木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卒併誅之

以鐵哥刺真並為平章政事麥木督丁嘗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

不忽木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滅。前鑒未遠。柰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至是以久居其任。免猶與議者射兔。誤中名駝。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抗罪。應死。鐵哥曰。臣鞠之。其人母病。盜以養母耳。請貸其死。至是進平章政事。以病。帝如上都。○徵集賢學士楊恭懿。足聽肩輿上殿。

### 參議中書省事辭不至

恭懿奉元人。至元初。與許衡俱被召。屢辭不起。太子

真金。命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舉之議。及考正曆法。曆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即辭歸。自是復屢召之。皆不起。至是。監察御史商琥。上書薦天下名士。若胡祇通。王恂。陳天祥等十餘人。而恭懿與焉。詔起恭懿參議中書。夏六月。兩浙水。詔免田租。省事。亦辭不至。尋亦卒。

五萬七千餘石。閏月。廣西上思州亂。遣右丞程鵬飛將

### 兵擊之

上思州土官黃聖許。擁衆二萬。結交趾為援。寇陷忠州。江州。及華陽諸縣。詔遣程鵬飛討

之。聖許尋敗。走入交趾。

### 安南遣使入貢

張立道至安南。謂曰。昔鎮南王不用

嚮道。率衆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而雲南嶺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术力量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哉。且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讒汝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煇泣謝。出奇寶為賄。立道却之。因要其入朝。日煇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何惟巖。阮代之。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煇懼。卒不至。秋八月。帝還大都。○罷

福建銀冶

初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可得萬五千兩。天祐乃賦民

鈔。市銀輸官。而私其百七十錠。至是臺臣以聞。請追其

皆市易以輸。未嘗採之於山。省臣以為言。亦詔罷之。九月。復遣吏部尚書梁

曾等使安南。徵其王入朝。

時以立道既還。日燭不至。復遣曾及禮部郎中

陳孚持詔。往徵之。冬。十二月。改封梁王甘麻刺為晉王。

鎮北邊

甘麻刺。太子真金長子也。至元初。已嘗出鎮北邊。復封梁王。移鎮雲南。至是復改封晉王。

鎮漠北。統領太祖四大幹耳朶之地。幹耳朶猶華言官室也。王天性仁厚。御下有恩。民賴以安。諸王

明里鐵木兒附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

伯顏兵至阿撒忽禿

嶺。明里鐵木兒已據之。矢下如雨。伯顏先登陷陣。諸軍爭奮。大破之。明里鐵木兒僅以身走。伯顏軍還。遇伏兵。

復擊敗之。斬首二千。以張珪為江淮行樞密副使。

珪。弘範子也。時為管軍萬戶。入朝。帝欲用為樞密副使。珪昔帖木兒曰。珪尚少。果欲大用。可俟他日。帝曰。不然。

其家為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遂拜江淮行樞密副使。

三十年春正月。右丞相安童卒。

○始置社稷。至

初。已詔歲祀。然未立壇壝。至是始用。崔彥言置之。

汰冗官

凡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

百六十九員。二月。以楊璉真加子暗普為江浙行省

左丞

璉真加不巳。罷之。帝如上都。○三月。括諸

路馬

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為備。從樞密李庭言。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

夏

四月。劉因卒

延祐中。諡文靖。

六月。詔皇孫鐵木耳撫軍

北邊。召伯顏還。以玉昔帖木兒代之。

時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

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授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玉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為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餞之。曰。公去。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

此與女色耳。

秋七月。以月赤察兒知樞密院事

月赤察兒。

博爾忽孫也。由長怯薛授宣徽使。從帝北征。奏曰。安童伯顏。月呂魯皆嘗受命征伐。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臣願躬出一戰。帝曰。爾以安童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功。恥不逮耶。然躬親侍衛。厥功非小。何必踐行伍。乃快心耶。桑哥之敗。實月赤察兒潛奏劾之。至是以為知樞密院事。

八月。安南遣使入

貢。詔安置於江陵。復議舉兵伐之。

初。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

日燭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風之入朝。日燭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燭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爾。時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辨者汝事。梁曾所辨者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為

後也。或讒曾受安南路遺。帝以問曾。曾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不可。廷臣以日燭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于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亦里吉解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九

月。帝還大都。○冬十月。彗出紫微垣。帝憂之。夜召不忽木

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赦。○十一月。以伯顏為平章政事。至四鼓乃罷。

伯顏。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也。

三十一年。春正月。帝崩。廟號世祖。國語稱曰薛禪。皇帝。梁寅曰。元之有天下。

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為相。故為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文學之士。雖世世不乏。而沈於下僚。莫究其用。所賴以為用者。唯吏師而已。其為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謇諤之風。官有貪婪之實。而吏多欺詐之文。將永保萬邦。比隆三代。無乃未之思乎。葬

起輦谷。諸帝皆從葬於此。御史中丞崔彥

得傳國璽獻之。時木華黎曾孫碩德。已死而貧。其妻

承楊桓辨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遂獻之。故太子妃弘吉刺氏。妃以徧示羣臣。丞相以



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之出。實當官車晏駕之後。此夏。乃天意屬於皇太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賫授之。

四月。皇孫鐵木耳即位于上都。大赦。及宗室諸王。

會于上都。定策之際。親王有違言者。王昔帖木兒曰。官車晏駕。神器不可久虛。且昔太子寶既有所歸。晉王宗

盟之長。何俟而不言。伯顏亦握劍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皆股栗。趨殿下拜。皇

孫遂即位。大赦。追尊皇考曰裕宗皇帝。尊母弘吉刺氏

曰皇太后。改太后所居舊太五月。以玉昔帖木兒

為太師。伯顏為太傅。月赤察兒為太保。○罷伐

安南兵。釋其使歸國。○六月朔。日食。○復以帖

木兒為平章政事。○賜宋使臣家鉉翁號處士。

遣還鄉。初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

涕太息。至是年逾八十。詔賜號處士。秋。七月。詔中外

崇奉孔子。○不忽木罷為陝西平章政事。尋復

留之。初世祖崩時。不忽木得預顧命。丞相完澤以其

腹心。惟朝夕啓沃。匡朕不逮。庶無負先皇帝付托之重。

廷議大事。多采其言。河東守臣獻嘉禾。不忽木曰。汝部

內所產。盡如是邪。曰。惟此數莖耳。不忽木曰。如此。則既

無益於民。何足為瑞。遂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

祈福。謂之禳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賂之以求免。有殺主

殺夫。西僧請被以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

福不忽木曰。人倫者主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命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媿之。使人語不忽木曰。卿且休。朕今從卿言。有奴告主者。主被誅。卽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壞天下風俗。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命。丞相以下。多與謀議不合。奏以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皇帝久旱。帝至所付托。豈可出之於外邪。乃復留之。

**自上都** 帝巡狩三不刺之地。董文用言。先帝新棄天

猶北辰居其所。而象星拱之。不在弛江西銀冶課額。勤遠略也。宜趣還京師。帝悟。遂還。及數。民不能堪命。自今從實辦之。不爲額。十一月。罷

**江南行樞密院** 初。江淮湖廣江西各立行樞密院。江南

顏已屬疾。張目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爲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帝從之。遂罷三院。以其事歸行省。以何

**瑋爲參知政事。伯顏察兒參議省事。** 初。帝諭右丞阿黑參

政。梁德珪曰。中書政務。卿等皆懷怠心。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留滯。桑哥雖姦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辦。卿等其約所屬。不事事者懲之。時省臣凡十一人。至是以瑋參知政事。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

兄。政出多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伯顏察兒。平章政事。伯顏弟也。伯顏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相嫌避。帝曰。兄平章於上。弟參議於下。何所嫌也。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事。伯

**顏卒** 伯顏深沈有謀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

師。追封淮安。禁侵擾農桑者。王諡忠武。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三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四

起乙未元成宗元貞元年  
盡辛亥元武宗至大四年 凡十七年

成宗皇帝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為湖廣

平章政事

辰澧地接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宋亡

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視盜出沒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傾家貲賞賚將士帝命估償之二月帝如上都○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

致仕

上以其在先朝言事所隱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夢炎葉李優劣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

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女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邪。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三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月安南入貢。○地震。○夏四月。廣京師賑糶米。

肆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其後每年增糶多至四十萬石。行之既久。

多為彊豪巧取。乃令有司籍貧民戶數。驗口給之。閏月。減賑糶之直三分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餘萬石。

蘭州河清。上下三百餘里。凡三日。釐正選法。省臣言阿合馬。桑哥。怙勢賣官。

不別賢否。選法大壞。乃詔麥。五月。陞江南諸縣為州。以戶為差。戶四萬五萬者為下州。五萬至十萬為中州。凡為中州二十八。下州十五。又以戶不及額。降連

州路。六月。陝西旱饑。行省右丞許辰。議發廩賑之。同為州。今饑餒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

邦本。今饑餒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貸。命亦尋下。秋九月。帝

還大都。○冬十一月。玉昔帖木兒卒。○十二月。

立皇后伯岳吾氏。

二年。春正月。詔諸王公主駙馬母輒罪官吏。時

王小薛等部曲。率恣橫擾民。駙馬蠻子台。私殺有罪。二有司官吏。輒被號召。至是詔令非奉旨。毋輒加罪。

月。以不忽木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段

貞為平章政事。不忽木以與同列多異議。久稱疾不

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如何。不忽木曰。貞實勝臣。乃拜不忽木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為之。臣不敢當。制去重字。而以貞代為平章政事。三月。帝如

上都。夏六月。頒官吏受賂條格。

凡十三等。南臺御史大夫阿瓦

老丁言。立法貴於輕重得宜。使民不至易犯。今所降條格。除枉法外。其不枉法者。自二十兩以下。罪與受一分者同科。似秋八月。立捕盜賞格。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

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饑饉。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旅不息。工役荐興。厚斂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

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係累。暮即行劫。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既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括江南隱蔽田。凡伯顏。阿木。阿里海涯等。卞江南所據田。及權豪隱蔽者。悉括

之。令冬十月。贛州兵起。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選

擊平之。

贛州民劉六十聚衆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賊勢益盛。士選請自往。

進至興國。距其營不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激亂之人於法。復誅奸民之為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數日六十就擒。餘衆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畧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大德元。春三月。以也先帖木兒為平章政事。

○帝如上都○太后幸五臺山

初為太后建寺於五臺山。至是成。太

后將臨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創建寺宇。工役具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方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為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為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彧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為大言謗佛。請不宜建寺。帝

大怒。勅完澤不忽木鞠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言之。帝沈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初。司程陸信等董建寺之役。驅迫民夫數千。冒險入山谷。伐木運石。死者百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太后幸五臺。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注意也。太后聞之。為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家。

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

先是

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止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彊遏之。上

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汎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為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祿星出奎。○九月。帝還大都。○冬。

十月。欽察都指揮使牀兀兒攻破八鄰之地。還

擊海都軍。敗走之。八鄰之地。時為海都所據。牀兀兒帥師踰金山進攻之。其將帖良臺

阻荅魯忽河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牀兀兒奮師馳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

還次阿雷河。與海都援將李伯遇。牀兀兒以吳元珪為兒。麾軍渡河。感之。李伯敗走。僅以身免。

吏部尚書時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禁此風。不可長。自視事。請謁悉皆謝絕。禁

諸王駙馬奪民田。仍禁民間以公私土田呈獻。及受其獻者。

二年。春正月。增太廟牲用馬。從月赤察兒請也。凡舉大祭。其馬牲既與

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饌。復與藟豆俱設。將奠牲盤。酌馬湏。則蒙古太祝升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

年月日數。牲齊品物。致其祝語。列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于櫺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俗行

事。尤所重也。二月。以張九思梁德珪並為平章政事。

初。太子真金卒。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時為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柰

何罷之。尋進拜中書左丞。德珪一名梁。諸都刺。世祖時參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怪州郡報囚之

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悟。為赦中外逋負。尋拜右丞。罷中外

### 土木之役

先是中書省臣屢言諸王藩戚賜與繁重。向之所儲散之殆盡。至是遂諭省臣會計

天下財帛歲入及賜與營建歲費之數。丞相完澤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又豫於至元鈔本借二十萬錠。因以

節用為請。帝為罷

### 帝如上都

○開鐵幡竿渠

中外土木之役。帝如上都。○開鐵幡竿渠。時欲幡竿渠。召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各於工費。以其言

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張幾。犯行殿。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

其言不用爾。

三月。以兩淮閒田給蒙古軍。○夏五月。

### 以何榮祖為平章政事

○六月。徵湖廣夏稅。○初

里海涯下湖廣。罷宋夏稅。用內郡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視夏稅增鈔五萬餘錠。至是宣慰張國紀復

請科夏稅。與門攤併徵。湖湘重罹其害。御史臺以為言。詔趣罷之。尋復改門攤為夏稅。而併徵之。每戶計三貫

四錢之上。視江浙

### 秋七月。大雨河決

漂歸德屬縣田。盧木稼。詔免田

租一年。遣尚書那懷。御史劉賡等

### 召高麗王諫入朝

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九十六所。高麗王。既傳國於其子諫。有言諫僭設司空司徒等

官。而又擅殺其臣金呂。中書請詔諫入朝。因留不遣。復以罪為

### 江西江浙水

○九月。帝還大都。○冬。十

### 二月。定歲課三十取一

○命廉訪司歲舉廉幹

### 者各二人

○彗星見。出子孫。駙馬高唐王闊里吉



思勒兵備邊。遇寇敗沒。

是歲秋。諸王將帥共議備邊事。咸曰。敵往歲不冬出。

且可休兵于境。闊里吉思獨嚴兵待之。冬敵果大至。闊里吉思三戰三克。乘勝逐北。馬蹟為敵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闊里吉思毅然曰。我天子婿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

三年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

省臣以天變屢見。請依故事引咎避位。上

曰。此漢人所說。豈可一一盡從邪。卿但當擇賢者任之。爾時翰林學士閻復亦因星變上書陳數事。且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江南公田租太重。宜減以貸貧民。多采用以哈

刺哈孫為左丞相。

帝問閻復曰。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可任者。復以哈刺哈

孫對。遂由江浙左二月。帝如上都。遣僧一山使

日本

江浙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復勸帝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往使。而日

本竟不至。命何榮祖等更定律令。

帝諭榮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

書成上之。且言臣所擇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

及頒行而榮祖卒。夏五月。復立征東行省。

高麗王昨既復爵。既而使臣自

其國還者言。昨不能服其衆。乃復立征東行省。秋。七

月。放江南僧寺佃戶五十萬為編民。

江南編民五十餘萬。

悉為楊璉真加冒入寺籍為佃戶。至是因省臣言。檢放之。八月朔。太史奏日食

不應。

太史言是日巳時日當食二分有奇。至期不食。衆懼。保章正齊履謙曰。當食不食。在古有之。矧

已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遂考九月。帝還大

唐開元以來當食不食者凡十事以聞。都○冬十二月。以阿魯渾薩里為平章政事。帝

撫軍北邊。數召阿魯渾薩里不往。世祖遣奉皇太子實

僅一至。及即位。語之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侍朕者。惟卿

數召不往。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

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真全材也。命復入中書。阿魯渾

薩里父別名萬全。命兄子海山鎮漠北。海山。帝兄。荅

故以全為氏云。長子。帝以寧遠王闊闊出總兵北。省民出公田租。公

邊。怠于備禦。命海山即軍中代之。田為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

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宣慰使立智

理威上。民所不便。十餘事於朝。而言公田尤切。廷議遣

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以俸。民力少蘇焉。

庚子

四年春二月朔日食。皇太后弘吉刺氏崩。有

賢德事昭。睿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尊為太后。置徽

政院長。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籍於位

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況江南率土。皆國家

所有。曷敢私之。即命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

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

我也。崩謚徽仁裕聖皇后。三月。帝如上都。夏。四

月。以不蘭奚為平章政事。五月。緬阿散哥也

弒其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遣雲南平章政

事薛超兀兒等發兵討之。初。緬人僧哥倫作亂。緬

王執其兄阿散哥也。尋

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豕牢。因弒之。王次子

奔翹京師。詔遣薛超兀兒等率行省兵萬二千人討之。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不忽木卒

初世祖每聞不

忽木之言必嘆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壁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不忽木雖歷顯要而家素貧卒無以葬賜鈔賻之贈魯國公謚文貞秋八月更定蔭叙格正一品子叙正五從五品子叙從九閏月帝還大都餘以是為差蒙古色目人特優一級

○冬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

百媳婦

完澤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

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刺哈孫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厯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刺帶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實百萬生靈

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麾之出

五年春正月罷征東行省

先是征東行省平章闕里吉思言高麗王擅署

官府及借用天子禮儀器物况官冗民稀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帝遣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釐正之既而王昨言設行省監制其國不便帝亦以闕里吉思不能和輯高麗遂罷行省徵之還夏

五月劉深兵次順元蠻酋宋隆濟等連兵反

劉深

等取道順元遠冒烟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而深復命雲南調民供餽及脅求水西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給其衆曰官軍徵發汝等將悉剪髮黥面為兵衆惑之隆濟遂連蛇節率苗獠諸蠻攻破楊黃諸寨進攻

貴州。知州張懷德力戰敗死。遂圍深。秋七月。詔薛超窮谷中。梁王闊闢兵救之。賊眾稍却。

兀兒移兵伐金齒諸蠻。時征緬師還。為金齒所遮。士多戰死。金齒地連八百

媳婦。諸蠻相効。不輸稅賦。賊殺官吏。詔遣薛超兀兒等移征緬兵討之。八月。慧出井入

紫微垣。○海都復大舉入寇。海山大破之。海都

走死。海都與篤哇諸部大舉入寇。海山躬督牀兀兒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失射篤哇中膝。號哭遁

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九月。誅高慶察罕不花。免薛超兀

兒為庶人。薛超兀兒等兵攻阿散哥也不克。引還。言賊降在旦夕。慶等受其賂。首倡為還計。是

以無功。詔遣官鞠之。得薛超兀兒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不花。薛超兀兒等遇赦。削奪官爵為庶人。

禁酒。時以歲凶。禁酒。仍弛山澤之禁。聽民漁獵。冬十月。益海運糧。以歲

飢。增明年海運糧。為百二十萬石。帝還大都。○十一月。遣劉國傑

率師討宋隆濟及蛇節。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刺哈孫及董士選之言。乃

遣劉國傑及楊賽因不花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別敕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

傑處分。

六年春正月。免朱清張瑄官。尋誅之。二人父子致位顯要。

宗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徧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廩藏倉庾相望。車馬填塞門巷。僕從佩金虎符。為萬戶

千戶者。累數十人。江南僧石祖進。撫其不法事。上聞。時中書亦言二人屢致人言。宜罷其官。詔御史臺鞠之。既

實主

而伏誅。尋籍其家。禁錮其親屬。流其妻子遠方。其妻子被逮時。以金珠賂江浙平章脫脫。祈蔽其罪。脫脫以聞。帝喜曰。脫脫我家老臣子孫。其志固宜與衆人殊也。賜內帑黃金五十兩以旌之。

劉深引兵

還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伐西南夷不

報。宋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解。深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況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

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爲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筭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讎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遂謝病去。

詔收富民護持璽書

帝語臺臣曰。聞江南富民。侵占民田。致貧者流徙。卿等亦

聞之否。對曰。富民多乞護持。重書依倚。以欺貧民。官二府不能詰治。宜悉追收。為便。命即行之。母越三日。

月。帝有疾。○三月。赦。○西南夷俱叛。遣陝西行

省平章政事也。速解兒等討平之。免劉深等官

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為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砦。遣也速解兒等將兵會劉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也。速解兒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

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太廟寢殿災。○六月。

朔。日食。太史院失於推筮。詔議其罪。秋九月。龍興民訛言括

童男女。至有殺其子者。命捕為首者三人誅之。始息。冬十月。帝還大都

七年。春二月。以阿老瓦丁木八刺沙並為平章

政事。○汰諸司冗員。定中書省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

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為八府。三月。遣使巡行天下。罷賊污官吏。萬八千四百

七十三人。審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劉國傑敗宋隆濟及蛇節於

墨特川。擒斬之。初國傑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

合。即棄盾佯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躁趣之。賊大敗。既而餘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賽因

不花分兵先進。大軍繼之。賊兵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算。遂破之於墨特川。擒斬蛇節。隆濟遁去。尋為兄子

宋阿重執之來獻。詔斬之。餘黨相繼平。復以鐵哥為平章政事。初鐵哥乞

解機務。詔仍以平章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鐵哥請之。」凡賜予諸王禮節，悉命掌行。至是，復以為平章政事。完澤及伯顏等俱坐賊，伯顏等免官。

**完澤釋不問**

初朱清、張瑄徧以金帛結貴近，無不受其賂者。事敗，監察御史杜肯、搆等言完澤等與二人交通，宜罪之。詔伯顏、迷兒火者、梁德珪、八都馬辛等謫戍遠邊，段真、阿魯渾、薩里等罷職不叙。俱籍其家。惟完澤不報。既而御史及樞密院臣復言中丞董士選亦嘗貸二家鈔為非義。帝曰：「既云稱貸，不必問也。」

**誅劉深，罷雲南分省。**時有司會赦，議釋深罪。哈刺哈孫曰：「微名首擧，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

**帝如上都。**○蘭谿處士金履祥卒。

**祥卒**

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

中。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外繆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於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注疏。授其門人許謙以傳。當時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謚文安。

**夏閏五月朔日食。**○右丞相完澤卒。**○六月遣**

**蒙古軍戍瓜沙二州。**

御史言瓜沙二州為邊鎮重地。今大軍內屯甘州，使官民

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二州險隘，兼立屯田以供軍。從之。**秋七月，篤哇遣**

**使乞降。**

篤哇既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月赤察兒會諸王將帥議曰：「篤哇乞降，

事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兀合刺往報之。既遣，始以聞。帝嘉之。詔慎飭軍士，安置驛傳。

以僕自是請王兩浙大饑平江等十五路霪雨害稼叛者相率來歸詔發粟賑民一月仍減直肅米三十萬石協濟之時台州諸路旱饑尤甚行省撤浙東元帥脫歡察兒賑之脫歡察兒殘虐不恤治中陳孚訴于巡撫使亟發廩以哈刺哈孫為右丞相阿民之殍者已十六七

忽台為左丞相八月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

舍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為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不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為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官專政故履謙言及之而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為時政之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以不得一見帝言辭鬱鬱不自釋尋復謝病歸九月帝還

大都○復以木八剌沙為平章政事○遣翰林

直學士王約使高麗徵其臣吳祈入朝尋流之

安西昨既復位厚歛淫刑國人羣懇于朝因得其國相吳祈專權離間王父子狀詔遣約諭之曰天

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為

汝家國地邪昨泣謝罪且請子諫還國奸人黨與悉從約治遂徵祈赴冬十月詔互遷行省官之久任者

關鞠之流安西時諸道奉使言行省官久任多與所十二月彗出紫

隸編民聯姻殊為害政詔互遷之

徵垣○詔蒙古軍居山東河南者免戍甘肅密院千奴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戍甘肅動涉萬里每行必鬻田產甚或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困苦



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為非計。乞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令有司為贖其田產。妻

子。從。詔翰林太史院官勿致仕。時詔內外官七十守敬以先朝舊德。朝政多諂之。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許致仕。著為令。

八年春正月地震。平陽尤甚。民居摧毀。皇后召平章

所致邪。愛薛曰。天。二月帝如上都。○增置國子生

地示警。民何與焉。初增蒙古生百員。至是增置二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孫克之。尋復分教於上都。夏五月朔日

食。○秋九月帝還大都。○復伯顏等官。以阿里

為平章政事。御史杜肯搆等言。伯顏等樹黨受賂。謫

相位。又與原鞠之人。列坐朝堂。天下之人。目伯顏。梁德珪。八都馬辛。為三凶。三凶不誅。無以謝天下。又況迷兒火者。阿里等與之同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比年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之詔累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其殃。乞將羣凶。或斥或誅。明正其罪。御史中丞何通亦以為言。前被章數十上。皆不報。冬十

月立海山為懷寧王。九年春二月建天壽萬寧寺。寺中塑秘密佛形像。醜怪。皇后幸寺。見之

惡焉。以帕障其面。而過尋勅毀之。三月帝如上都。○隕霜殺桑。般

益都。河間諸路。凡殺桑二。夏四月大同地震。有聲如

百四十一萬七千餘本。民廬舍五千餘間。始定郊祀禮。元初代有拜天之禮。壓死二千餘人。然皆徇用國俗。郊祀

之事。自平金宋後。猶未舉行。至是哈刺哈孫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時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為周禮。冬至圓丘禮天。夏至方丘禮地。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訖無定議。然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丘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作壇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宜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鞮以祀天。漢唐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脩嚴。非草創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為宜。六月。立子中丞何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

德壽為皇太子。○秋。七月。命兄子愛育黎拔力

八達居懷州。荅刺麻八刺次子。海山母弟也。以段貞八都馬辛並

為平章政事。○八月。給曲阜林廟灑掃戶。以尚

田五十頃。賈胡獻寶珠。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酌其直。省臣

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錠之

不為過矣。文問何所用之。荅曰。含之可不渴。鬻面可使

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

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九月。帝還大都。○冬。十

二月。太子德壽卒。

十年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

各寺田悉令輸租。初南臺御史言。江南寺觀田畝。歷年詔免租賦。上虧公額。下侵民利。其所隸民戶。或罹饑寒。

為其徒者。坐視不恤。乞於秋成之時。驗其頃畝。減半徵之。以備凶歲。惟賑其民。庶幾利害稍均。不加費於官府也。從之。

閏月。以徹里阿散並為平章政事。○二月。

帝如上都。○夏五月。遣高麗王諒還國。復置征

東行省。高麗王昨既卒。遂遣諒還。仍秋八月。開城

地震。先是晉寧冀寧。及諸郡地數震。至是開城又冬。

十一月。帝還大都。十二月。有疾。

十一年春正月。安西王阿難荅及諸王明里帖

木兒入朝。○帝崩。廟號成宗。國語稱曰完澤篤皇帝。

守成。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闈。外則委於大臣。其所以不至廢墜者。則以去世祖未遠。成

憲具在。左丞相阿忽台等。謀奉皇后臨朝。以安

西王攝政。右丞相哈剌哈孫遣使迎懷寧王海

山於漠北。及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后

已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

而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八都馬辛。伯顏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之。謀斷海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

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忽台以耐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太常卿田忠良、博士張昇曰：「制耐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而御史中丞何璋亦執不可。阿忽台變色曰：「制自天降邪？」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璋曰：「死畏不義爾，苟死於義，何畏議？」遂寢。時右丞相哈刺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適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刺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于懷州。

### 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至自懷州誅阿忽台等

#### 執阿難荅歸於上都

哈刺哈孫使至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行，其傳李孟

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愛育黎拔力八達乃奉其母還大都，先遣孟趨哈刺哈孫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刺哈孫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衆謂孟醫也，竟不

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當以卜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事待汝而決。」第云其吉。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為大同。」愛育黎拔力八達喜，振袖而起。衆翼之上馬。諸臣皆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偽賀其生辰。因以舉事者哈刺哈孫許之。夜遣人啓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愛育黎拔力八達復遣都萬戶囊加歹、諸諸王禿剌定計，囊加歹力贊之。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并諸王明里帖木兒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忽台、八都馬辛、賽典赤、伯顏等誅之。諸王闊闊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惡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覲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刺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

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小多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鑿與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夏五月。懷寧王海山至。

上都。廢皇后伯岳吾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

阿難荅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遂即位。大赦。

初海山聞帝崩。自按台山至和林。諸王勳戚合辭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平

內難。其母弘吉刺妃惑於日者言。欲海山讓位於愛育黎拔力八達。海山聞之。語康里脫脫曰。我捍邊陲十年。

又胤次居長。星命之言。茫昧難信。設我即位後。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

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為是奸謀爾。汝為我往察事機。

疾歸報我。乃親率大軍由西道。諸王按及由中道。牀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而遲迴不進。脫脫馳至大

都。入道海山言。妃愕然曰。脩短之說。雖出術家。為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愛。今貪慙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

子不速來。何為。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為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海山不至。復遣阿沙不花迎之。備

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大弟監國。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至是脫脫繼往。行至中道。海山輿中望見之。趨使同載。

脫脫備述妃言。海山大感悟。即以阿沙不花為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侍其母來會于上

都。海山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弘吉刺氏為

皇太后。○加哈刺哈孫朶兒朶海並太傅。阿沙

不花太尉。○以塔刺海為左丞相。牀兀兒乞台

普濟明里不花並平章政事○六月立弟愛育

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詔定祔廟之次哈刺

哈刺等言與翰林太常議皇考。大行皇帝母兄也。二帝神主。依兄弟之次祔廟為宜。擬謚皇考曰昭聖衍孝皇帝。廟

號順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升祔太廟。太祖居中。睿宗西第一。世祖第二。裕宗第三。順宗東

第一。成宗第二。先元妃弘吉刺氏。宜謚貞慈靜懿皇后。祔成宗廟。制可。胡粹中曰。睿宗裕宗順宗皆未嘗居

天子之位。但當祔食於其所出之帝。而各為立廟。已非禮矣。況成宗為君時。順宗為之臣。豈有依次升祔而躋

順宗於成宗之上者乎。失禮之中。又失禮。以牀兀兒

焉。哈刺哈孫。何瑋諸臣。何能逃其責乎。不蘭奚並為平章政事○秋七月封禿刺為越

王。左遷右丞相哈刺哈孫為和林左丞相。以月

赤察兒為和林右丞相。進爵淇陽王。初皇太子入定內難。

阿忽台有勇力。人莫能近。禿刺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刺哈孫力爭以為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

刺疏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禿刺因

諧于帝曰。安西謀干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罷

為和林行省左丞相。仍太傅。復錄軍國重事。哈刺哈孫

至鎮。斬為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貸降民。奏出鈔帛易

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鱉為食。命諸部置傳車。相

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又度地置

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頃。治稱海

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

以塔刺海為右丞相。塔思不花為左丞相。塔失

海牙教化法忽魯丁別不花並平章政事○制

加孔子號曰大成

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

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大宰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以都指

揮使馬謀沙及伶官沙的等並為平章政事

沙謀

以角觥屢勝遙授平章政事沙的等授平章仍領玉宸樂院使未幾樂工有犯法者刑部逮之沙的等以玉宸與刑部秩皆三品官皆榮祿大夫留不遣中書以聞帝曰凡諸司視其資級授之散官不可超越其閑冗職名官高者宜遵舊制降之

八月停內降旨選官

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

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乞勿與又外任官多帶相銜非制御史臺臣亦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有應入常調者或未入仕及已嘗廢黜者亦復請自內降已嘗奉詔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臣等竊謂中書政務他人輒得干請如此責效實難自今銓選錢穀之事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孝經

中書右丞李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孔子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

模印諸王以下咸賜之

以塔海為平章政事○九月帝至自

上都○冬十月命皇太子領中書令

省臣言初置中書省時裕

宗為皇太子嘗至省署勅行中書令事後桑哥遷立尚書省不四載而罷今復建中書於舊省乞徙中書令位

請皇太子入省。十二月，山東饑，遣禮部尚書吳鼎往一。漕之制可。

石不給，則以鈔折之。鼎曰：民得鈔，徵慶士蕭對為太

將何從易米？請於朝易米以行。子右諭德，即引退，力學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暮行

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為陝西

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

侍讀學士，皆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

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

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

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

卒，諡貞敏。

**武宗皇帝至天元年**春正月，以阿沙不花為右

丞相，行御史大夫事。

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棄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

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蘖是耽，妃嬪是好，是猶

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

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

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

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

賀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請

復入中書，既又

賜爵康國公

**兩浙饑**

民饑者四十六萬戶，死者甚

衆，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没入

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

貸之令，歛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

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既而果

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西僧毆上都留守李鐸，釋不問。**

西番僧之在上都

者，疆市民薪，民訴

者，疆市民薪，民訴



于壁壁方詢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壁髮。碎諸地。捶朴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見八刺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旨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三月。

**建興聖宮** 為皇太后所居 **帝如上都** ○以脫脫木兒為

**平章政事** ○夏四月 **罷征東行省** 高麗王王章言。陛下令臣還國。

復設行省。國中比歲饑饉。又以數百人仰食其土。則民益不勝其困。帝從其請。罷之。六月 **隴西**

**雲南地大震** ○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

**相** 邦寧在宋為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闕腐餘命。

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秋。七月。

**皇子和世球請括河南田** 詔止之 和世球請立總管府。括河南歸

德。汝寧瀕河荒地。歲收其租。中書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近有亦馬罕者。妄稱省中委之括地。以有主之田。指

為荒地。所至騷動。被害之民。相率來愬。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以其地獻於皇子。且河南連歲凶荒。脫從

所請。為害非細。帝曰。築呼鷹臺於灤州。初改鷹坊為安用。多言其止。勿行。築呼鷹臺於灤州。仁虞院秩正

二品。命右丞相脫脫等為院使。領其事。至是築呼鷹臺於灤州。澤中以塔思不花為右

**丞相** 乞台普濟為左丞相 詔內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諸王公主駙馬母

沮撓之。近侍官屬及內外諸司八月。諸路水旱蝗。淮  
事。非由中書議者。母隔越奏聞。民采草根樹皮為食。而河南山東有父食其子者。詔凡  
遣使振貸之處。差稅並蠲除之。既而省臣言夏秋之間。  
鞏昌地震。歸德暴風。濟寧泰安真定大水。民居蕩析。江  
浙饑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父鬻其子。夫離其  
妻。哭聲震野。所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猥當大任。以致  
政事乖違。陰陽失序。願退位以避賢路。帝曰。災害事有  
由來。非爾等所致。也。但當慎所行爾。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以西僧

教瓦班為翰林學士承旨。○十一月。省臣請汰冗

官節財用。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

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乞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悉汰

之。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貴近營造私第。軍

民困斃。廩藏空虛。而用度日廣。每賜一人。動至鉅萬。恐

至不繼。宜暫節縮。況百司之事。每於中書有干預者。乞

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

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其執之以來。林示

賈人乘驛。時有進沉檀異木。可構宮室者。勅江浙行

馳驛馬名奉。勅求珍異。乃或以一豹上獻。亦要回賜。虎

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昇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

言江浙諸驛。半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二百有餘。桑兀寶

合丁等進獅豹鴉鵲。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獻者。

乞令自備。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脫左丞相。

資力從之。○覈天下屯田。中書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由

昌雲南為地遼遠。餘當選習農務者。閏月。太傅哈刺

往覈其可興者興。可廢者廢。詔從之。

哈孫卒

謚忠獻

詔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以赤

因帖木兒為平章政事○月赤察兒進攻察八

兒諸部漠北悉平

月赤察兒言察八見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心儻諸部合謀必為

國患請撫安篤哇之子款徹及處諸部來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帝稱

善趣進軍攻之察八兒等果欲奔款徹不納遂相率來降

左遷敬儼為兩淮

轉運使

時儼為江南治書侍御史以議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為

轉運使欲陷之儼至黜貪理敝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筴欲以所增羨為歲入常額儼以

民罷已甚以羨為額病民以為已不可遂止

二年春正月越王禿剌有罪賜死

禿剌居常怏怏有怨望意去年

秋帝幸涼亭將御舟禿剌前止之言涉不遜帝由是銜之及宴萬歲山禿剌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帝曰爾

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始親享太廟

以受尊號告謝太廟

志命省臣鞠之辭服遂誅之

丞相塔思不花等言朝廷重為親享追還內降璽書

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土田戶口錢穀銓選獄訟害民妨政之事請悉追奪後凡不由中

書者乞勿帝如上都

御史言京師之內工役繁興加與之制可

行幸乞命丞相一人留守京師著為令從之

夏六月復徵僧道賦稅

從

也臣言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丘○八月復置

尚書省。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虎脫為左丞

相。三寶奴樂實為平章政事。保八為右丞。忙哥

鐵木兒為左丞。王罷參知政事。初帝從脫虎脫教

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桑

哥。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

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

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為之。若止

命中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其事。

姑聽其行焉。至是樂實又與保八言其事。帝命與塔思

不花集議。保八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所為。今欲舉

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

書。其尚書省官。請以乞台普濟。脫虎脫為丞相。三寶奴

樂實為平章。保八為右丞。王罷為參知政事。帝並從之。

塔思不花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老臣更議之。帝不

從。三寶奴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

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

### 率府

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

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官也。

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

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柰何。完澤愧

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

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一日約方啓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

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

耳。太子深九月。頒行至大銀鈔。帝從樂實言。鈔法大  
然其言。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  
隨路立平準行用庫。及常平倉。以權物價。毋令沸騰。元  
之鈔法。至是。帝還大都。○始鑄錢。以錢為文。而廢  
凡三變云。錢弗鑄。至是始詔大都立資國院。山東。遼陽。江淮。  
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  
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  
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  
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  
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  
殊不便。乞與省復行內降旨。尚書省言。三宮內降之  
臣詳議。不報。復行內降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  
等謂宜仍舊行之。儻於大事有害。則復冬十月。以皇  
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從之。

### 太子無尚書令

初帝從乞台普濟等言。由尚書省任人。而以宣勅散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勅。皆歸中書。以臣為中書令。故也。

### 江南富民子為軍

樂實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餘皆無與。富室有占編民。自今勅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從之。質

### 八百媳婦諸蠻亂

八百媳婦及大小徽里諸蠻作亂。詔遣雲南右丞筭只兒威。往招諭

之。比至為賊所賂。復肆攻掠。遂以敗還。以阿散為尚書左丞相。行中

有司收糧五萬石以上者。石輸二升於官。仍質一子而軍之。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半留於彼。十一月。

### 阿散為尚書左丞相

行中

### 書平章政事

尋出商議。遼

### 十二月帝親饗太廟

陽行省事

三年春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同知

樞密院事

初孟既逃去。有譖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

侍內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權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立皇后弘吉

刺氏○二月。寧王闊闊出謀反。流於高麗

闊闊出。與

秃刺子阿刺納失里。謀為不軌。事覺。下闊闊出獄。竄阿刺納失里于漠北。磔西僧鐵里等二十四人于市。遂欲誅闊闊出。平章政事鐵哥獨以樂實為尚書左丞。辨其誣。詔釋之。流于高麗。

相○三月。賜諸王察八兒幣帛

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

絲為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察八兒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命省臣備述其故。以與之。使彼知所愧。帝如上都。○夏五月。詔尚書省右丞相脫虎

脫左丞相三寶奴總百司庶務

尋加脫虎脫太師。爵義國公。三寶奴

爵楚荆襄大水山崩

襄陽峽州路。荆門州。壞官民廨舍二萬一千八百餘間。死者三千四百

餘人。秋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詔減官人

膳。尚書省言。宣徽院廩給日增。儲待雖廣。亦不能給。帝曰。比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其覈實減之。詔大

司農脩明勸農之令。○十一月。始以太祖配享

南郊

先是三寶奴等言奉詔舉行郊祀典禮。臣等議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至祀天圓丘。尊太

祖皇帝配享。至是有事南郊。以太祖配享。殺大都留守

鄭阿兒思蘭

阿兒思蘭襲父職。為武衛都指揮使。尚書省搆其與兄榮祖等十七人圖為不

軌。置獄鞫之。並棄市。籍其家。中外寃之。

城中都

四年春正月帝崩

廟號武宗。國語稱曰曲律皇帝。史臣曰。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為。

故其封爵太濫。錫賚太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變云。

皇太子罷尚書省。誅

脫虎脫。二寶奴。樂實。保八。王竄。流忙哥。鐵木兒

于海南

皇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廷慶使楊朵兒只諫曰。

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脫虎脫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

司。若李羅鐵木兒。闊里吉思。烏馬兒等。奸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為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從之。尋復

以行尚書省為行中書省。罷城中都。皇太子以司徒蕭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城中都。徵功毒

民。遂追奪其符印。令百司禁錮之。凡中都所占民田。悉還之民。以鐵木迭兒為右

丞相。完澤。李孟。並平章政事。○召先朝舊臣程

鵬飛等十五人

召先朝諳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張驢。陳天祥。尚文。劉正。郝天

挺。董士珍。蕭輿。劉敏中。王思廉。韓從益。趙君信。程文海。十五人。詣闕。同議庶政。天祥等五人不至。謙至。首陳九

事。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言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令。舉切時弊。二月。罷康

里脫脫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脫脫下車進父老問民間利病咸謂抗城

舊有便河通江許堙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脫脫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也俄有詔禁作土功脫脫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焉不一月

河成三月皇太子即位大赦

皇太子即位隆福宮御

史中丞張珪言當御大明殿帝悟移仗大明殿既即位親解所御衣及只孫衣二十襲金帶一賜之詔百

司遞陞品秩者復舊制

詔武宗時百司遞陞品秩者悉從至元舊制既又諭

省臣曰卿等裒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老臣明法律者斟酌重輕折中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之則抵

罪者庶無冤抑寧夏地裂○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

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鐔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

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初帝在東宮邦寧知三寶奴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

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

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

三司為集賢院夏四月罷行至大銀鈔銅錢帝以大

銀鈔輕重失宜至大大元銅錢新舊恣用行之未久為弊滋甚詔並罷之楊朵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

之人為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邪言雖不用時論是之五月遣兵

擊八百媳婦

陝西侍御史趙世延諫曰蠻夷事在羈縻先朝用兵不已致亡失軍旅誅戮省



臣。今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秋閏七月。賜李孟爵

秦國公。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為己任。見當時賜予

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為治。帝

在懷州。深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剷除之。孟曰。吏亦當有

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為保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

卿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像。命詞增國子生為三

百人。初帝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自出。卿宜數課諸生。勉其德業。至是又諭省臣曰。昔世

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

以次補伴讀。著為式。既而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祕

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給。果材而賢。雖白身亦任用之。九月。

還陳益稷舊賜田。益稷言。自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為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贍。今臣年幾七十。而有司拘所受

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益稷來歸。宜厚賜以懷遠人。其進勛爵。冬十一月。罷營繕。初帝諭太府監臣曰。財

授田如故。軍旅雖一繒之微。非朕命。毋輒與人。至是李孟言。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

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止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餘。安能周給浮費。宜悉停罷。帝

納其言。罷諸營繕。時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祚。詔天下凡非宣索。毋得擅進。

誠取此舟。有乖復以阿散為平章政事。○十二月。

前詔。遂命止之。

詔停內降旨

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犯者徑逮其人治之至

是省臣復言祖宗立選法憑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躡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四

